

冊府元龜

卷之四百六  
至二十



13  
849  
138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9 5

1 3  
門  
849  
卷  
138



辨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七十九

嚴整

古之論將者既兼有智信仁勇而後加之以嚴其故何哉蓋夫推轂受命成師以出非威克則失政非衆整則喪列故善用兵者未嘗不以嚴整而制勝焉乃有正身以表率齊衆以進退出令必信行罰必當紀

律素足恩威靡瀆戰或不利而軍無亂行居嘗戒嚴而出必致捷以至長驅敵境路不拾遺克平城壘市靡改肆蓋武之有七德其戢兵禁暴之爲急矣

陳成子齊大夫也帥師救鄭及畱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畱舒

漢周亞夫爲河內太守文帝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又以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帝自勞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兩穀弓弩持滿張天子先驅至

不得入先驅導駕者也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

是帝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于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客式車禮介者不拜古者凡言式車者謂俛身視式以禮敬人式車前橫木者也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旣出軍門群臣皆驚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

廼拜亞夫爲中尉

程不識爲長樂衛尉武帝時以邊太守將屯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計治軍簿虜不得犯

後漢鄧禹爲大司徒征關中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綱紀也言有條貫而不失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以千數

銚期重於信義自爲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

陳俊爲琅邪太守行大將軍事得專征青徐俊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

岑彭爲征南大將軍與蓋延耿弇圍隗囂於西城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囂將巡行周宗將蜀兵救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首諸營彭殿爲後拒尾謂卒其後而不知凡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東觀記曰彭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送軍曰蒙將軍爲後拒全子弟得生還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又與諸將伐公孫述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

朱祐爲建義大將軍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

馮異爲掾史光武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

高順爲呂布督將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衆整齊每戰必尅

魏于禁爲平虜校尉從至宛陵張繡與角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鎗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

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旣至先立營壘未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公是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且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消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名將將何以加之時于禁與張遼樂進張節徐晃俱爲名將太祖每征伐咸廻行爲軍鋒還爲後拒而禁持軍嚴整

徐晃爲平寇將軍旣破關羽時諸將皆集太祖按行  
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  
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

曹仁爲征南將軍仁少不修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  
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

裴潛爲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陣齊整特加  
賞賜

蜀諸葛亮悉大衆據武功五丈原分兵屯田爲久駐  
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  
焉

趙雲爲偏將軍從先主鎮荊州先主入益州雲領留  
營司馬此時孫夫人以權妹退豪多將吳吏兵從橫  
不發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先  
主西征大遣舟船追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  
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雲後與鄧芝馬謖將  
兵拒魏軍謖敗於街亭雲芝敗於箕谷諸葛亮曰街  
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  
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  
緣相失

王平爲裨將軍屬馬謖先鋒謖大敗於街亭衆盡星

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邵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卒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旣誅馬謖及將軍黃襲等兵平時見崇顯

吳魯肅爲人方嚴治軍整頓禁令必行肅遺腹子淑永安中爲武昌督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賀齊爲將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往新市爲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爲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彫刻丹鏤青蓋鋒檐干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

衝鬪止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爲徐州牧

步驥爲驃騎將軍領冀州牧都督西陵十二年鄰敵敬其威信惟寬弘得衆喜怒不形于聲色而外內肅然

潘璋爲右將軍爲人麁猛禁令肅然好立功名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嘗如萬人征伐每止頓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

朱然爲左司馬有軍師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互有

功

孫奐爲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黃武中大帝攻石  
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  
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爲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  
大軍引還帝詔使在前僕駕過其軍見奐軍隊整齊  
帝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  
憂矣

賀景爲滅賊校尉禦衆嚴而有恩兵器精飾爲當時  
冠絕

晉薛翊爲將軍持節南征軍容甚盛

劉毅爲冠軍將軍持節兗州節度使號令嚴整行經  
墟邑百姓安悅

前秦王猛爲輔國將軍率諸軍討慕容暠軍禁嚴明  
師無私犯猛未至鄴刦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怡然  
燕人安之

後秦姚碩德爲振西將軍率兵伐呂隆法令齊整秋  
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土悅之

宋蒯恩爲龍驤將軍高祖伐魯宗之恩與建威將軍  
徐達之前進達之敗沒恩陳於堤下宗之子輒乘勝  
擊恩矢下如雨呼聲震地恩整厲將士置陣堅嚴輒

屢衝之不動知不可攻乃退高祖善其能將

王鎮惡隨高祖北伐旣入長安姚泓率妻子歸降城內夷晉六萬餘戶鎮惡宣揚國恩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

劉勔爲寧朔將軍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假勔輔國將軍討之及琰開門請降勔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秋毫無所失百姓感悅咸曰來蘇

沈攸之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破薛常寶劉胡于赭浙濃湖賊軍委棄資財珍貨殷積諸軍各競收斂以強弱爲多少惟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秋毫諸

將以此多之

蕭惠開爲桂陽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惠開先與會稽太守蔡興宗名位略同又結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已戒勒自下曰恭會稽部伍若借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部下莫敢違犯興宗見惠開幹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答者

梁樞慶遠爲征東長史高祖義兵起雍州慶遠從軍下身先士卒高祖行營壘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

場八則爲左衛將軍高祖起義下郢州定江州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及平建康城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繇公則營焉

裴遂爲宣義將軍鎮合肥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

張弘策爲輔國將軍從高祖義師平建康弘策與呂僧珍先入清宮禁封驗府庫騎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

後魏樂平王丕爲車騎大將軍督河西高平諸軍

討秦王楊難當軍至雒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

安定王休領大司馬孝文車駕南伐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入拘於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清衡霍故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再已有姦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姦慝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朕聞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嘗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孝文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秉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

來大千爲內幢將典宿衛禁旅大千用法嚴明上下齊肅

叔孫建爲平原鎮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都督冀青徐濟四州軍事建沈敏多智東征西伐嘗爲謀主治軍清整號令嚴明

宇文福爲武衛將軍從孝文征南陽與右衛將軍楊播爲前軍至鄧城福選兵簡將爲攻圍之勢帝望福兵軍法齊整將士閑習大被褒歎

元英爲南安將軍領護西戎授尉孝文南伐爲梁漢別道都將圍南鄭禁止三軍一無所犯遠近皆供租

運

劉潔以數從征討有功進爵會稽公與樂平王丕督諸軍取上邽軍至啓陽百姓爭致牛酒潔至上邽諸將咸欲斬其豪帥以示王威潔不聽撫慰秦隴秋毫無犯人皆安業

源子恭爲尚書主客郎中攝南主客事時河州羌叛鐵忽反殺害長吏詔子恭持節爲行臺率諸將討之子恭嚴勒州郡及諸軍不得犯民一物

北齊斛律羨爲幽安平南北營東燕六州都督突厥衆十餘萬來寇州境羨總率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

威甚整遂不敢戰卽遣使求款附

後周李賢爲大將軍魏帝西遷太祖令賢率騎兵追衛時山東之衆多欲逃歸帝乃令賢以精騎三百爲殿衆皆憚之莫敢亡叛

權景宣爲大都督豫州刺史鎮樂口時東魏來寇潁川陷後太祖以樂口等諸城道路阻截悉令援還襄州刺史范秀以狼狽得罪景宣號令嚴明戎旅整肅所部全濟獨被優賞

齊王憲爲大司馬遷上柱國武帝東伐爲前鋒齊人鳳聞威聲無不憚其勇畧及并州之捷長驅敵境芻

牧不擾兵無私焉

尉遲迴爲大將軍平蜀蜀主蕭紀子宜都王蕭與其文武官屬詣軍門請見迴以禮接之其吏人合營等各令復業惟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扶猛爲汝州刺史從衛公直援陳將華皎時大軍不利惟猛所部獨全

隋李雄仕周爲驃騎大將軍遷小賓部從達奚武與齊人戰于芒山諸軍大敗雄所領獨全

賀若弼爲吳郡總管開皇九年大舉伐陳弼襲陳南

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于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

楊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討突厥大破之素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

宇文忻爲右領軍大將軍馭戎整齊

閻毗爲車騎宿衛東宮高祖嘗遣高熲大閱于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惟毗一軍法制肅然熲言之于帝特蒙賜帛

劉方爲交州道總管法令嚴肅軍容齊整有犯禁者

造次斬之

薛世雄爲右監門郎將從煬帝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繇是嘉之

衛玄爲刑部尚書遼東之後簡較右禦衛大將軍率師出僧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

堯君素爲鷹揚郎將大業之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

君素所部獨全

唐闕棱爲越州都督時杜伏威據有江淮之地其部皆出自群賊類多放縱有相侵奪者稜必殺之雖親

故無捨令行禁止路不拾遺

李靖武德中爲行軍總管征荊州降蕭銑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獨孤開遠貞觀初詔典屯兵突厥初降諸蕃遠至太宗校獵于昆明池以示威武令開遠總統左廂六衛兵馬軍令嚴肅太宗大悅賜雜綵二百段後出爲蒲州刺史

薛訥爲左衛大將軍玄宗卽位于新豐講武以訥爲左軍節度時元帥與禮官得罪諸部領亦失序惟訥及解琬之軍中不動令輕騎詔訥至軍門皆不得入

禮畢帝甚加慰勞

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善於支計拙於征伐然用法嚴整士卒不敢犯時議稱之

長孫全緒爲右羽林大將軍吐蕃犯長安旣平中書令郭子儀率六軍將士自商州旋師長安命全緒爲先鋒全緒旣進隊伍嚴整京城士庶迎拜歡呼令狐彰爲滑亳等六州節度時大戎犯邊徵兵防秋彰遣屬吏部統營伍自滑至京之西郊向一千餘里甲士三千人率自齎糧所過州縣路次供億皆辭而不受所經閭里不犯秋毫識者稱之

尚可孤爲神策大將軍魚朝恩之統禁軍愛其勇力甚委遇之俾爲養子奏改姓魚氏名智德以禁兵三千鎮于扶風縣後徙武功可孤在扶風武功凡十餘年士伍整肅郡縣安之興元初與李晟同收京城賊平之後營于白華亭統衆公平號令嚴整時人稱焉李晟甚親重之

段秀實爲涇州刺史邠寧節度白孝德奏秀實試太嘗卿支度營田二副使大軍西遷所過掠奪又以邠境乏食難于饋運乃請軍于奉天是時公廩亦竭縣吏憂恐多逃匿群行剽盜孝德不能禁秀實私曰使我

我爲軍侯當不如此軍司馬言之遂以秀實爲都虞侯權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一軍府安泰代宗聞而嗟賞久之兵還于邠寧復爲都虞侯

張忠孝爲高陽軍使統易州田承嗣之寇冀州成德軍節度李寶臣使以精騎四千禦之承嗣觀其嚴肅歎曰張阿勞在焉冀州未易圖也乃焚營宵遁阿勞忠孝小字也

李懷光爲朔方節度郭子儀軍都虞侯性情勤嚴猛而敢誅殺雖親戚犯法皆不撓避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紀綱任懷光軍中尤畏之亦稱爲理

李觀爲右龍武大將軍涇帥叛觀時上直領衛兵千餘人扈從奉天詔都巡警訓練諸軍戍帥三數日間加召五千餘兵列之通衢整肅鼙鼓城內因之增氣辛雲京爲太原節度使質性沉毅部下有犯令者不貸絲毫其賞功効亦如之故三軍整肅

李晟興元初爲神策行營節度使與李懷光同討朱泚晟軍舍於朔方軍之北每晟軍與懷光軍同至城下懷光軍輒虜掠驅牛馬百姓苦之晟軍無所侵犯懷光軍惡其獨善乃分所虜獲與之晟軍不敢受晟又收復京城遣京兆尹李齊運告諭於衆百姓安堵

秋毫無犯初勒兵屯於含光殿前舍於右金吾仗號令三軍曰晟不俟上憑睿算次順人心今得尅滅兇渠肅清天禁皆三軍之力也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人之義晟與公等各有家累離別數年今已成事相見非晚五日內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

嗣曹王臯爲相州節度使廻紇馬以益騎兵每大畋獵以教士卒軍令嚴肅路無拾遺

唐高崇文元和初爲左神策行營節度使統兵討劉闢于西川軍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之七箸者斬之

以徇王師旣入成都介士屯于大達軍令嚴肅珍貨山積市井不移無秋毫之犯

李愿爲夏州節度使威令簡肅甚得綏懷之術客有亡馬者投狀告愿愿以狀榜于路懸金以購之不二日所亡馬弁一良馬竝繫於榜下而置書一緘曰馬逸及郡不時告罪當死敢以良馬一贖罪弁亡馬謹納於路愿付客亡馬而解良馬以放之境內嚴肅多如此類

李抱玉爲山南西道副元帥鎮鳳翔十餘年雖無破虜之功而禁暴安人頗爲時所稱

劉灤盧龍軍節度使怦之次子怦卒子濟代任濟表爲瀛州刺史灤性輕財愛士得人之死力濟疑忌頗甚人多間之因召灤不至發兵攻之灤嬰城自守以事上聞城數月不拔濟令引滹沱水灌之城中益急會有詔許灤朝京師灤乃拔瀛州軍士及男女萬餘口歷鎮魏數軍直趨京師人無離叛者灤號令嚴肅所過芻蕘無所犯其諸軍雖甚惡之卒不能阻敗李憲爲唐鄧節度使平蔡州初憲父晟尅復京城市不敗肆而憲平淮蔡復踵其美

梁牛存節爲遏後都指揮使唐乾寧四年秋大舉以

伐淮南至濠州東聞前軍失利于青口諸軍退至渾河無復隊伍存節尾其後與諸軍釋騎步鬪諸軍退得濟收合所部弁敗兵共八千餘人至於淮浚時不食已四日矣存節訓勵部分以禦追寇得旋歸

黃文靖初爲太祖牙職遷諸軍指揮使唐大順中佐葛從周送朱崇節入潞會晉軍十餘萬附外垣寨焉文靖慮諸軍難守乃與葛從周啓闔出師文靖爲殿命矢刃皆外向持重而還晉人不敢逼

後唐王瓚初仕梁諸衛大將軍貞明五年代賀環統軍駐于河上時李存審築壘於德勝渡秋八月瓚率

汴軍五萬自黎陽渡河將掩擊魏州明宗出師拒之瓚至頓丘而旋於楊村夾河築壘架浮航自滑餽運相繼瓚嚴於軍法令行禁止

李存璋爲河東馬步都虞侯初武皇稍寵軍士蕃部人多干擾塵市肆其侵奪法司不能禁莊宗初嗣位銳於求理存璋得行其志抑強扶弱誅其豪首朞月之間紀綱大振群盜務耕稼姦宄息倅門當時稱其材幹

李存進爲沁州刺史天祐十三年從定魏州授天雄軍都部署時鄆初歸我大情離貳銀鎗效節諸軍強

桀難制訛言竊議搖扇群情存進沉厚果斷犯令者  
梶首于市強右豪奪暴掠人物者必磔裂曝屍于路  
鄴人視之無不惕息由是軍民靡然從化

郭崇韜爲樞密使從魏王平蜀大軍入西川城戒諸  
軍剽掠法令嚴峻軍士強佑一錢必論之法市不改  
肆

晉史翰爲義成軍節度使性剛毅有謀略御軍嚴整  
漢史弘肇爲侍衛使嚴毅寡言部轄軍衆有過無捨  
兵士所至秋毫不犯部下有指揮使嘗因擅使少不  
從命弘肇立過殺之將吏股慄至平定兩京無敢干

忤

周安審琦爲中書令鎮襄江僅餘一紀嚴明御下政  
不暴俗而南邦之民甚懷其惠

韓令坤爲侍御馬軍都指揮使顯德三年領兵襲楊  
州楊州將吏聞王師至開門以迎之令坤整衆而入  
市不易肆人甚悅之

刑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八十

持重以少擊衆

持重

蘇秦有言曰任大功不輕敵蓋兵者凶器將者人之司命雖軍師彊禦卒乘競勸未有輕易而能成功者焉是以楚衆輕佻樂書識其可追趙括易言焉服知

其必敗全軍保勝其惟持重乎自秦漢以還將之良者乃有深溝高壘以待敵人之勞安坐堅臥以制麾下之亂居嘗休士以養勇臨敵整衆而戒嚴故能進必克勝退無負効斯所謂十全之舉節制之師與夫致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徼天幸圖拙速者異矣

秦王翦將兵十萬人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循撫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

對曰方投石超距

漢書云其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  
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爲幾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

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

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

漢周亞夫爲中尉吳楚反以太尉東擊吳楚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安不往梁上書言景帝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

亞夫堅臥不起項之後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旣饑乃引兵去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捍吳兵于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

趙充國爲後將軍擊先零諸叛羌充國嘗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

後漢吳漢爲大司馬建武四年冬率建威大將軍耿

弇漢中將軍王嘗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

王霸爲偏將軍建武四年與捕虜將軍馬武討周建于垂惠蘇茂來救建霸擊敗之霸武各歸營賊復聚挑戰堅臥不出方享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尊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日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徵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若也茂建旣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

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馬成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等擊李憲進圍于舒令諸軍各潰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李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

祭遵爲征虜將軍建武八年從車駕上隴及隗囂破帝東歸令遵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郤

馮異守征虜將軍行天水太守事時隗囂死子純猶總兵據冀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

不動嘗爲衆軍先鋒

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竝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袁紹領冀州牧獻帝初平四年二月上巳大會兵徒於薄落津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涕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嘗度獻帝春秋日紹勸督引滿投壺言笑容貌

魏張遼爲盜寇將軍時荊州未定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

田豫爲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吳人來寇豫往拒之賊卽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臥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

司馬孚爲侍中吳將諸葛恪圍新城以孚督諸軍二

十萬防禦之孚次于壽春遣毋丘儉文欽等進討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爲功且當許巧不可爭力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吳師望風而退吳甘寧守夷陵手下有數百兵弁所新得僅滿千人魏將曹仁令五六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城中士衆皆懼惟寧談笑自若

朱然鎮江陵黃武六年大帝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旅師潘璋斷後夜出鎗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卽還往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

全琮爲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

威持重每御軍嘗任計策不營小利

朱異爲揚武將軍赤烏十三年十月魏將文欽爲叛以誘異大帝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

晉周訪爲豫章太守時荊州賊杜曾逐刺史王廩徑造沔口大爲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者也使將軍李愬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

日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勑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

宋謝恩爲龍驤將軍行參軍高祖伐魯宗之恩與建威將軍徐達之前進達之敗沒恩陳于榻下宗之子執乘勝擊恩矢下如雨呼聲震地恩整厲將士置陣整嚴軌屢衝之不動知不可攻乃退高祖善其能將

持重

巴陵王休若文帝子也會稽太守孔顥反遣尚書張永建威將軍沈懷明及休若董統諸軍討之顥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乃自驚擾將帥咸勸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少定乃築壘息中尋得懷明書則定未進軍至劉亮又至兵力轉加人情乃安

劉義欣爲後將軍南兗州刺史元嘉七年到彥之率

大衆入河義欣進彭城爲衆軍齊援彥之退敗青齊  
搔擾將佐虜寇大至勸義欣委鎭還都義欣堅志不動遷鎮壽陽

南齊蕭穎胄爲冠軍將軍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  
守行南兗州府事是年虜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勅  
穎胄移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渡穎胄以賊  
勢尚遠不卽施行虜亦尋退

梁楊公則爲左衛將軍高祖義師東下至新林公則  
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見登  
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

右皆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

蕭藻爲益州刺史焦僧護作亂掩據鄆繁衆有數萬藻年未弱冠肩輿行賊城流矢雨下從者舉楯以蔽藻命去之因是物情大安賊遂退去

韋叡爲輔國將軍討合肥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于岸守之魏攻陷懷靜城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叡麾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丈叡怒曰寧有此邪將軍死綏

有前無却因令取繖扇麾幢樹之隄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不嘗騎馬以版輿自載督厲衆軍合肥既平高祖詔班師去賊旣近恐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王珍國爲游擊將軍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爲聲援起珍國爲輔國將軍率兵助焉魏將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

王僧辯爲鎮軍將軍司徒尚書令討湘州賊陸納賊

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城拒守僧辯追蹤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延圍柵僧辯出坐隴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備賊黨吳藏李賢明等乃率銳卒千人開門掩出蒙楯竝進徑趨僧辯時杜崩杜龕竝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與賊交戰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尚據胡床不爲之動于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因卽斬之賊乃退後魏李平爲鎮北將軍討京兆王愉于冀州平旣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乃定

北齊爾朱渾元累有戰功遷大帥善于御衆行軍用兵務在持重前後出征未嘗負敗

唐魏元忠爲并州副元帥時突厥與吐蕃數犯塞元忠皆爲大總管拒之元忠在軍惟持重自守竟無所

尅獲然亦未嘗敗失

後唐李嗣昭守潞州嘗享諸將登城張樂爲梁軍矢中其足嗣昭密拔之坐客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士

心

以少擊衆

軍志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

千擊萬莫善於阻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阨也若乃勵敢死之士乘戰勝之威揀練卒伍服習器用冒利刃以不顧臨大敵而賈勇斯固制勝而必克遇戰而皆獲者焉至於勢有彊弱技有長短蓋亦由夫將有勇怯而制有巧拙也及夫客主之勢懸絕格鬪之志奮勵士樂用命人百其勇又何嘗不收奇功哉然而嘗勝之家難與慮敵爲將之道出於萬全故兵法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若狃挾以輕敵深入以邀幸雖曰拳勇亦所慎焉

漢黥布初爲項籍將籍使布先涉河

涉謂無舟楫而渡也

擊軍

數有利籍乃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秦將章邯等楚兵嘗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

李廣爲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行數百里匈奴將四萬騎圍廣廣爲圜陣外向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大黃等名亦日黃等殺數人胡虜益解李陵爲騎都尉天漢二年將步卒五千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

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抵當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三十拳共一臂也單于下走是時陵軍益擊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

陵與蘇武書曰以五  
千之衆對十萬之軍

後漢馬防爲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塞羌皆反羌東吳燒當之後也以其父須降漢乃入居塞內故稱保塞拜防行車騎將軍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郡都尉于臨洮防欲殺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

將數百騎分爲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明日遂鼓譟

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

臨洮圖

耿夔爲大將軍尉永元三年車騎將軍竇憲出河西以夔爲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于金微山斬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蓄去塞五千餘里而還

魏張遼爲盜寇將軍與李典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吳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千人

明日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權守合肥十餘日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黃初中卒文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吳徐盛爲大帝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

劉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吏卒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絕迹不復爲寇大帝以爲

校尉後爲建武將軍魏將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

朱然爲車騎將軍右護軍赤烏五年征相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爲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間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

晉王渾爲征虜將軍假節領豫州刺史與吳接境吳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

竝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遷爲安東將軍

周處爲御史中丞隸夏侯駿西征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遣處以五千兵擊之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劉演爲陽平太守石勒之亂演奔劉琨琨以爲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琨將討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兗州刺史鎮廩丘斬王粲走趙固得衆七千人爲勒所攻演拒戰勒退元帝拜爲都督後將軍假節謝玄爲冠軍將軍領徐州刺史苻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詔玄爲前鋒都督拒之衆凡八萬玄與

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淮水堅衆奔潰死者不可勝計

王猛爲苻堅將與鄧羌等將步騎六萬伐慕容暉旣陷晉陽暉遣慕容評率衆四十萬救之陣于渭源猛若無人寨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

宋臨川王道規隨高祖起義爲振武將軍義興太守與晉將劉毅何無忌追桓玄遇玄于崢嶸洲道規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竝憚之欲退還尋陽

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強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畏怯加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昔光武昆陽之戰曹操官渡之師皆以少制多共所聞也今雖才謝古人豈可先爲之弱因麾衆而進毅等從之大破玄軍

沈叔任爲梓潼太守戍涪城東軍旣反二郡強宗侯勵羅與聚衆作亂四面雲合遂至萬餘人攻城甚急叔任東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衆莫不爲用出擊大破之逆黨皆平

梁馬仙琕仕宋爲龍驤將軍汝南陰譙二郡太守會壽陽陷魏將王肅侵邊仙琕力戰以寡尅衆魏人甚憚之

韋放爲明威將軍會領軍曹仲宗攻濁陽魏大將軍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免胄下馬據胡床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杜懷瑤爲梁秦二州刺史魏軍圍南鄭懷瑤第三子膂力絕人便馬善射同心敢死士一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爲杜彪位至西荊州刺史陳蕭摩訥爲譙州刺史周武帝遣將宇文欣將精騎

數千爭呂梁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從橫奮擊  
後魏庾岳爲安遠將軍嘗以少擊多士衆服其智勇  
後周竇熾初仕後魏爲衛將軍河橋之戰諸將退走  
熾時獨從兩騎爲敵人所追至邙山熾乃下馬背山  
抗之俄而敵衆漸多三面攻圍矢下如雨熾騎士所  
執弓竝爲敵人所射破熾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  
人馬皆應弦而倒敵以殺傷既多乃相謂曰得此人  
未足爲功乃稍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得出

李弼爲秦州刺史從太祖平弘農與齊神武戰于沙  
苑左將軍爲敵所乘弼將六十騎身先士卒橫截之

賊分爲二遂大破之

柳檜爲平東將軍河湟郡守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  
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  
先擊之渾人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而走

權景宣爲大都督豫州刺史鎮樂口東魏亦遣張伯  
德爲刺史伯德令其將劉貴平率其戍卒及山蠻屢  
來攻逼景宣兵不滿千人隨機奮擊前後擒斬三千  
餘級貴平乃退走

宇文貴爲右衛將軍時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以潁  
川來降東魏遣將堯雄趙育是雲寶<sub>姓是雲各寶</sub>率衆二

萬攻穎川貴自雒陽率步騎二千救之東魏行臺任  
群又率衆四萬攻穎川方與雄合諸將咸以彼衆我  
寡不可爭鋒貴曰兵機倚伏固不可以嘗理論古人  
能以寡制衆者皆由豫觀成敗決必然之策耳吾雖  
闇於成事進與賀若合勢爲計之上者遂入穎川雄  
等乃前貴率千人背城爲陣與雄合戰大破雄肅於  
陣降俘萬人貴乘勝逼任群群大敗是雲寶亦降  
魏玄爲驃騎大將軍陝州總管尉遲綱遣玄率儀同  
宇文能趙乾等步騎五百於鹿盧交南邀擊東魏雒  
州刺史獨孤永業有衆二千餘人玄輕將五騎行前  
覘之卒與之遇便卽交戰殺十數人獲馬弁甲稍等  
永業遂退

隋周羅睺爲幽州刺史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  
從楊素擊之虜衆甚盛羅睺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  
之素許焉與輕勇二十騎直衝虜陣從申至酉短兵  
屢接大破之進位大將軍三軍以百鎗銀獎王世

王仁恭爲光祿大夫領馬邑太守始畢可汗率騎數  
萬來寇馬邑復令二特勒將兵南過時兵不滿三千  
仁恭精銳逆擊破之其二特勒兵潰仁恭縱兵乘之  
斬獲千級斬二特勒

唐王君廊爲上柱國武德初統兵經畧東都王充將郭士衡許羅漢前後入掠廊轉擊退之拜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卿以三千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前聞非惟驍勇絕人亦足顯卿忠節也

程知節爲秦王府護軍武德三年以百餘騎擊王世充賊數千人破之

馬三寶爲太子監門率領平道將軍突厥之寇渭川也三寶以數百騎卒與虜遇接戰虜寇敗之

段德操爲左武衛將軍領延州道行軍總管以鎮北墳梁師都與突厥之衆數千騎來寇延州安營于野

猪嶺德操以衆寡不敵按甲以挫其鋒後伺賊稍怠遣副總管梁禮率衆擊之德操以輕騎出其不意賊與禮酣戰久之德操多張旗幟掩至其賊大潰逐北二百餘里尅其魏州虜男女二千餘口經數月師都又以步騎五千來寇德操擊之俘斬略盡師都與百餘騎而遁

黑齒嘗之爲左武衛大將軍仍簡較左羽林軍垂拱二年突厥犯邊命嘗之率兵拒之躡至兩井忽逢賊三千餘衆嘗之見賊徒爭下馬著甲遂領二百餘騎身當先鋒直衝賊遂棄甲而散俄頃賊衆大至及日

將暮嘗之令伐木營中燃火狀如烽燧時東南忽有大風起賊疑有救兵相應遂狼狽夜遁以功進封爲燕國公

馬璘爲安西裨將從副元帥李光弼攻史朝義於雒陽朝義自領精卒拒王師於北邙營壘如山旌甲輝日諸將愕詒不敢動璘獨率所部橫戈而出入賊陣者數回賊因披靡潰敗李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有雄捷如馬將軍者

衛伯玉爲神策將軍乾元二年十一月逆賊史思明遣魏將李歸仁鐵騎五千將犯陝州伯玉以數百騎

擊破之於疆子坂積屍滿野虜馬六百匹歸仁與其

黨東走

陳泊爲鎮靜軍使劍南節度使韋皋遣泊等進兵攻吐蕃維州北蕃遣內大相論莽熱率雜虜十萬而來蜀師萬人據險設伏以行先出千人挑戰莽熱見我師之少悉衆追之發伏掩擊生擒論莽熱虜衆十萬殲夷者半

梁牛存節初爲宣武軍小將討河北存節前鋒下黎陽收臨河至內黃西以兵千餘人當魏人萬二千衆大破其陣殲仆散野太祖深所歎激謂有神兵之助

郭言從太祖赴汴爲裨將屢將兵與蔡賊秦宗權戰于後郊每以少擊衆出必勝歸太祖嘉其勇果謂賓佐曰言乃吾之虎侯也

晉郭海金爲護聖都指揮使領黃州刺史天福二年襄州安從進謀犯闕海金爲行營先鋒都指揮使與李建崇等同於唐州湖陽遇從進軍萬餘人海金以一旅之衆突擊大敗之策熟授簡較太保商州刺史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京參閱

西極文鄧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八十一

掩襲

古之用人也謀於廟宇於社推轂以命將秉旄而誓衆鳴鼓以啓行尅日以告戰是謂節制之師仁義之舉也及乎徂許云盛智巧相圖故老氏言乎用奇孫

子謂之詭道乃有人衝枚馬纏勒夜行晝伏掩其不備之事興焉春秋以來司戎重者或斷之以浮謀濟之以良術也與夫戎容暨暨所以宣武威天陣堂堂所以襲姦逆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古人以爲文王之戰者殊哉

公子橐師楚大夫也魯成公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鄖陵舒庸東夷國乃楚四邑遂恃吳而不設備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叔弓魯大夫也昭公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

來奔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

來討許受牟夷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踰泉莒未陳也

荀吳晉大夫也魯昭公十三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

起也五年傳曰遷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爲悉起而不警邊且不脩備言夷

狄無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轔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驅衝車與狄爭逐

左司馬收楚大夫也魯哀公四年夏楚人旣克夷虎

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收及申公壽餘葉公諸梁鉞蔡

於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葬之故地人民致方城之楚因以爲邑致之者會其衆也

外於縉闕負函縉闕皆楚地曰吳將浙江入郢逆流日行將奔命

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僞亂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霍河南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

漢韓信爲左丞相擊魏王豹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信又發趙兵未發者擊齊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酈通說令擊齊信然其計遂渡河襲歷下軍至臨淄齊王走高密

後漢岑彭爲廷尉行大將軍事彭鎮河內馮異先攻朱鮒於雒陽鮒大出軍欲擊彭時天霧鮒以爲彭已

去令其兵皆獲參彭乃進擊大破之

來歙爲中郎將時隗囂據隴右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遣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番須回中立地名徑至畧陽斬囂守將金梁

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

王霸爲偏將軍光武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慧蘇茂將五較兵四千餘人救建武爲茂建所敗霸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赦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尅也茂建果悉出攻武

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  
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  
驚亂敗走

鄧訓爲張掖太守時盧水胡反叛訓因發湟中秦胡  
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瀉谷斬首六百餘人  
得牛馬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兩谷名居頗巖谷  
衆悉破散其春後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  
千人令長其任尚將之絳華爲船置於葦上以渡河

葦木筏也

音步佳切掩擊迷唐落大豪多所斬獲

馬援爲隴西太守授與揚武將軍馬成擊先零諸羌

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尤吾谷中援乃潛行間道  
兵聚北山上援陣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  
乘夜放火擊鼓叫謔虜遂大潰

魏滿寵爲征東將軍青龍三年春吳主遣兵數千家  
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爲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  
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二軍循  
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以所獲

盡爲將士賞

鄧艾爲鎮西將軍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鍾會攻維  
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繇邪徑

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四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  
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  
劔閣之兵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  
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  
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  
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檀  
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  
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  
列陳待艾艾遣子慧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  
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竝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

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  
之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到  
雒後主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

胡烈爲秦山太守司馬文王爲大將軍甘露三年討  
諸葛誕於淮南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畱輜重於都  
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陳泰禦之異退  
烈以奇兵襲破都陸焚其糧運苞復進擊異大破  
之異之餘卒餒甚食葛葉而遁

吳呂蒙爲左護軍虎威將軍西屯陸口與關羽結好  
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

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士衆還  
建業以治病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而赴襄陽大軍  
浮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  
遂稱病篤大帝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  
撤備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擒禁等人馬數  
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帝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  
蒙至鄖陽盡伏其精兵構艤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  
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  
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

陸遜爲鎮西將軍嘉禾五年攻襄陽還到白圍託言

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  
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  
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闖斬首凡千餘人

孫韶爲鎮北將軍黃武四年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  
兵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  
歸乃詔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  
要之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朱然爲車騎將軍右護軍赤烏九年征羽中魏將李  
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復出逆之  
軍以勝反

朱異爲偏將軍時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爲邊寇害異身率其部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胡綜爲右都督時將軍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爲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爲寇害大帝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

晉祖逖爲豫州刺史陳川遣將魏碩掠豫州郡大獲子女車馬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軍無私焉

朱伺爲威遠將軍依陶侃於夏口建興中陳聲率諸

衆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爲都護計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及聲法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關普鄭進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前聞書亦復答云  
宋王鎮惡爲鎮武將軍率龍驤將軍蒯恩討劉毅晝夜兼行於鵠州尋陽江口巴陵守風凡四日十月二十二日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鎮惡進路揚聲劉充州上毅謂爲信然不知見襲鎮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入對舸崖

上豎立七旗下輒安一鼓語所畱人計我將至城便長嚴如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充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蕃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與十許騎步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云劉充州至顯之馳前問蕃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旣見軍不見蕃而見軍人擔鼓排戰具望見江津船艦已被燒烟漲天而鼓鼙之聲甚盛知非蕃上便躍馬馳去劉毅外有大軍已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燒矣行令開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

人緣城得入門猶未不下閑因得開入城東門大城內毅凡有八隊帶甲千餘人已得戒嚴勦恩入東門便北廻擊射堂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直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內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金能綱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食時就攻至中晡西人退散及歸降略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高祖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高祖自來有王桓者家在江陵昔手斬桓謙爲高祖所賞拔嘗在左右求還西返家至是率十餘人助鎮惡戰

下脯間於金城東門北三十步鑿城作一穴桓便先衆入穴鎮惡自後繼之隨者稍多因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將或有是父兄弟子弟中表親戚者鎮惡令且鬪且共語衆竝知高祖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廳事前陣散潰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閣拒戰鎮惡慮闇夜自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爲退路毅慮南面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初毅嘗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毅便就子肅民取馬肅民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借馬不與汝今自走欲何之奪馬以授

毅初出正值鎮惡軍衝之不得去廻衝刺恩軍軍人鬪已一日疲倦毅得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死鎮惡身被五箭射鎮惡手所執鞘於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署中兵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食邑五百戶沈林子參高祖征西軍事署三府中兵前鋒與官軍檀道濟同攻灌關姚紹退走畱將軍姚鸞精兵守險林子銜枚夜襲卽屠其城鸞而抗其衆高祖賜書曰頻再破賊慶快無譬豎屢摧破想不復久耳馮景祖爲晉熙王燮中兵參軍燮爲郢州刺史元徽

二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逼朝廷，燬遣景祖襲彝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慧連州別駕程罕之居守，開門詣景祖降。進燬號安西將軍，加督江州諸軍事。

南齊陳顯達爲益州刺史，武帝卽位，進號鎮西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贍，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言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此後山夷震服。

劉懷珍，宋世爲寧朔將軍，東安東莞二郡太守，率龍

驥將軍王敬則、姜產步騎五千討壽陽。廬江太守王仲子南奔賊，遣僞廬江太守劉道蔚五千人頓建武間，築三城。懷珍遣軍主假僧愛等馬步三百餘人掩襲，斬之。引軍至晉熙，僞太守閻湛拒守。劉子勛遣將王仲蚪步卒萬人救之。懷珍遣馬步三千人襲擊仲蚪，大破之於莫耶山，遂進壽陽。

李安民爲鎮東將軍，屯壽春。後魏南侵，詔安民持節屢行，緣淮清泗諸戍屯軍。安民引水步軍入清於淮陽，與魏戰，破之。既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馬軍主長文三百騎爲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崔文仲、孫

其後分軍隱林中及長文至宿豫魏軍見衆少數千騎遮之長文且退且戰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超兵至合戰於孫溪渚戰父灣側魏軍大敗赴清水死不可勝數東都軍士喜春發舉南歸太祖謂陳侯安都初爲梁將太平元年屯梁山以輕兵襲齊行臺司恭於歷陽大破之俘斬萬計後隨高祖鎮京口除蘭陵太守高祖謀襲王僧辨諸將莫知者唯與安都定計仍使安都率水軍自京口趨石頭高祖自率馬步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辨弗之覺也石頭城北接嶺阜雉堞不甚危峻安

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逼僧辨臥室高祖大軍亦至與僧辨戰於廳事前安都自內閣出腹背擊之遂擒僧辨

程文季爲豫章內史隨都督章昭達率軍往荊州征蕭蘚蘚與周軍多造舟艦置于清泥水中時水長漂疾昭達乃遣文季共錢道戢輕舟襲之盡焚其舟艦昭達因蕭蘚等兵稍怠又遣文季夜入其外城殺傷衆甚

陳詳爲仁威將軍吳州刺史天嘉二年周廸據臨川舉兵反詳等從他道襲廸於濡城別營獲其妻子廸

敗走詳復本鎮

陸子隆爲智武將軍時華皎據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浮患之頻遣使招誘子隆不從皎因遣兵攻之又不能克及皎敗於郢州子隆出兵以襲其後因與王師相會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武州諸軍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七百戶

魯廣達爲智武將軍巴州刺史太建初與儀同章昭達入峽口拓定安蜀等州鎮時周氏將圍江左大造舟艦並運糧青泥廣達與錢道戢等兵掩襲縱火焚之以功增封并前二千戶仍還本鎮

後魏晉王伏羅太武之子督高平源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大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若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毋橋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曲降其一萬餘落

陸侯爲內都大官長安盧永劉超等聚黨以叛太武詔俟鎮長安使以方畧定之於是侯單馬之鎮超聞之忻然以爲無能爲也旣至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猶自警初無降意侯乃率其帳

下往見超觀其舉動超使人迺曰三百人以外適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俟遂縱酒盡醉而退俟謂將士曰超可取乃密選精兵五百人激勵之言至懇切士卒各曰以死從公必無二也遂偽獵詣超與士卒約日今會發機以當醉爲限俟於是詐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將士皆應聲縱擊遂平之太武大悅徵還轉外都大官

蕭寶寅爲鎮東將軍討梁梁浮山旣成堰淮水溢溢將爲揚徐之患寅於堰上流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

乃小滅乃遣輕車將軍劉智文虎威將軍劉延宗率壯士千餘夜渡淮燒其竹木營聚破賊三壘殺獲數千人斬其將軍王升明而還火數日不滅

酈範爲寧遠將軍副慕容白曜南征宋師次無鹽宋將申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空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在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勵將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剋之白曜遂潛軍僞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卽夜部分晨便騰城崇朝而剋

于栗磾爲黑矟將軍新安侯太武征赫連昌勅栗磾與宋兵將交侯周幾襲陝城昌弘農太守曹達不戰而走乘勝長驅仍至三輔進爵爲公加安南將軍北齊潘樂爲司徒文宣時周文帝東至崤陝遣其行臺侯莫陳宗從齊子嶺趣軼闕儀同楊標從鼓鐘道出建州陷孤公成詔樂總大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

後周賀拔岳爲衛將軍副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醜奴走安定平亭天光與岳軍於汧渭之間宣言遠近日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

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岳與天光諸軍盡發掩之醜奴乃棄平亭而走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之長坑一戰擒之

劉亮爲大都督從文帝平侯莫陳悅悅黨幽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涇秦諸州悉與相應衆至數萬推定兒爲王帝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之備亮輕以二十騎先歛一纛懸於近城高嶺卽馳入城中定兒方致酒高會卒見亮衆皆駭愕莫知所爲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大懼一時降附於是諸州皆歸

欵伏

裴寬爲車騎大將軍鎮弘城時北齊伊川郡守梁鮒嘗在境首抄掠文帝患之命寬徑畧焉後鮒行過妻家推牛宴飲既醉然後不復自防寬密知之遣兵往襲遂斬之帝嘉焉賜奴婢金帶粟帛等

李遠爲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

東魏

將段孝先率步騎二萬趨宜陽以送糧爲名然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其計追兵襲破之獲其輜重器械孝先遁走文帝乃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并雜綵二千疋拜大將軍

史寧爲驃騎大將軍宕昌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而自立朝廷遣寧討破之獠甘將百騎走投生羌輩廉王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羌之聚散無嘗依據山谷今若遣討恐引日無成且彌定還得守蕃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彌定足能制之以此還師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舍垂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爲以此觀諸君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衆寧豈不

能斬諸君邪遂進軍獠甘衆亦至與敵大破之生擒獠甘徇而斬之并執輩廉王遂赴

獨孤信爲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企定舉兵反詔信計之企定尋爲其部下所殺而企定子萬收其餘衆信乃勒兵向萬年頓三交谷中賊併力拒守信因詭道趣稠松嶺賊不虞信兵之至望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竝出降

隋楊素爲信州總管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硖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

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繇人則吾失其便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不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逼大貽切明而至擊之欣大敗走悉虜其衆勞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

李安爲黃門侍郎平陳之役爲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爲然安帥先鋒大破陳

師高祖嘉之詔書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爲險隘益之間彌謂官軍所憚幕府親將祈部夜動舟師摧隘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進位上大將軍除郢州刺史

周法尚爲桂州總管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令法尚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後遂州獠反又命法尚以行軍總管討之軍將至賊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人慰諭假以官號僞班師日行二十里

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相賀法尚遣步騎數千擊襲破之

李充爲行軍總管從元帥衛王爽擊突厥言於爽曰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爲討莫能死戰繇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內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爲疑唯李徹獎成其計請與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

楊武通歷岷蘭二州總管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

尚軍初不利武通爲賊斷歸路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

唐劉文靖初爲唐公府司馬率兵禦屈突通於潼關通遣虎牙郎將桑顯和率勁兵來擊文靖苦戰者半日死者數千人文靖度顯和軍稍怠潛遣奇兵掩其衆逼尚擁兵數萬將遣歸東都遣所部將追而執之畧定新安以西之地

李靖字藥師武德二年爲開府時蕭銑據荊州高祖遣靖安輯之會開州首領冉肇則反招集蠻左凶威甚盛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羸兵八百襲之破

其城後又要險設伏大破賊軍貞觀三年以靖爲岱州道行軍總領四年擊定襄大破之頡利可汗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慰諭靖揣知其意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齋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等輩安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堠千餘帳皆俘以隨軍

額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也靖軍將逼其牙十五里虜使覺額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隋義城公主初額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俄而突厥可汗來奔遂復定襄嘗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北至于大漠

張孝岷爲偏將軍武德二年閏二月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郛郭沉其米船一百五十艘劉弘基爲行軍總管武德二年七月遣仲如願襲王世充於河陽城斬首數百級毀其河橋而還

李厚德爲涉州刺史武德三年七月襲武昌攻克

王世充總管韋瑗

王君廓爲左將軍時王世充鄭州司馬沈悅遣使誦左武大將軍李世勣請以城降君廓夜襲武牢悅爲內應遂劫之獲其荆王行本長史戴胄武德四年四月襲竇建德糧艘大破之斬首三百級

張良玉  
江夏王道宗與侯君集副李靖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吐谷渾時賊聞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欲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

從道宗遂率偏師倍道徑往去大軍十日追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踰山襲其後表裏受敵一時奔潰

張亮爲滄海道行軍大總管從太祖征高麗與亞將程名振拔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有攻取之勢名振督軍夜襲之副總管王文度先登士卒繼進城中潰散虜其男女八千口

牛進達貞觀中爲鄯善行軍副總管後吐蕃入寇進達鎮於松州吐蕃攻城十餘日進達掩其不備夜出兵襲破之吐蕃乃退

契苾何力貞觀中爲左領軍將軍與薛萬均征吐谷渾萬均爲賊所攻何力救之獲吐谷渾主在突倫川何力復欲擊之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賊非有城郭逐草木以爲生若不襲其不虞便恐鳥驚魚散一失機會安可傾其巢穴邪乃自領驍兵千餘騎直入突倫川襲破吐谷渾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駝馬牛羊四十餘萬頭渾主脫身以免俘其妻子而還龍朔初何力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征遼次于鴨綠水其地卽高麗之險防莫離支男生以精兵數萬守之衆莫能濟何力始至會層冰大合趣卽渡水

兵鼓噪而進賊遂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衆盡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  
忠義  
黑齒嘗之爲河源軍副使吐蕃贊婆及素和貴等率衆數萬屯聚於非良川嘗之以精騎五千夜擊賊營斬首二千餘級獲羊馬數萬計贊婆等单馬而遁賞帛三千段以爲河源軍大使十日入晉陵起其廬十  
忠義  
張仁愿爲雒州刺史時突厥入寇朔方軍總管沙叱忠義爲賊所敗仁愿攝御史大夫代忠義統衆仁愿軍至而賊衆已退乃躡其後夜掩大破之  
忠義  
崔光遠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天寶末祿山陷西京

光遠於渭北召集人吏之歸順者嘗有賊剽掠涇陽縣界于僧寺中椎牛享之連夜酣飲去光遠營四十里光遠悉而知之率馬步二千人往乙夜及之賊徒多醉不以爲虞光遠領百餘騎持滿檟其要路分驍勇以陌刀呼而斬之賊徒二千餘人皆斃虜其馬千餘疋賊中以光遠勇勁嘗避其鋒

侯希逸爲平盧軍節度使肅宗元年建丑月率衆襲范陽擊敗僞將李懷光引衆而南

李重倩善騎射臨事勇果爲淮西節度李忠臣偏裨忠臣討李靈耀於汴州時田承嗣遣侄悅率精兵數

萬援靈耀屯於州郭威聲頗盛重倩以騎數百乘夜掩襲貫穿賊營殺數十人而旋賊軍大駭田悅單騎突走士卒相枕藉死者不可勝紀靈耀因是開城潛遁餘卒奔潰遲明汴州下皆重倩之力也

田頴爲忠武軍大將軍從李光顏討淮西時諸軍使齊力攻詩賊嘗徑攻烏重胤之壘重鎗禦之中數捨馳請救於光顏光顏以小殷橋賊之保也乘其無備使頴及宋朝隱襲而取之遂平其城壘

梁雷彥恭爲朗州節度使時周汭在荆南暴狠與鄰境皆樹讐怨蜀淮賊圍迫杜洪於郢州洪求救於汭

汭乃悉境內兵登舟從江而下彥恭嘗有窺圖意聞汭東去喜甚卽率兵上襲荆人拱手而歸之於是廩藏金帛市里人民悉爲彥恭舟徒而去

後唐李嗣恩天祐十二年爲天雄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梁將劉鄩之北趣樂平也嗣恩襲之倍程先入北京時城中無備得嗣恩兵至人百其勇鄩聞其先遁兩中宵遁

晉康福拜朔方河西等軍節度使明宗遣將軍牛和衆領兵送赴鎮行次青岡峽會大雪令人登山望之見川下烟火吐蕃數千帳在焉寇不之覺因分軍爲

二道以掩之蕃衆大駭棄帳幙而走殺之殆盡獲王璞羊馬甚多

周馮暉善戰有勇後唐明宗朝領瀘州刺史典禁兵長興初董璋據東蜀叛攻陷閬州其年秋晉祖將兵繇大散關討之川賊守劍門暉與趙在禮各領部下兵踰陷阻他道出於劍門之左掩襲之殺守兵殆盡折從阮爲勝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廣順三年三月率軍至葉落鎮掩襲蕃部尋却至慶州折德宸爲府州團練使廣順三年十二月太原賊將喬贊引兵犯州界尋出軍掩襲敗走之

